

/// 读本好书

追寻精神原乡与文化之根

——读张大春《聆听父亲》



■林颀

《聆听父亲》，一个朴素的书名。这看上去很像我们平常阅读的那类亲情散文，回忆性的叙事文章，说说父子间的相处，抒发彼此间的情感。

既然如此命名，这部作品当然亦是以此为底色。《聆听父

亲》的诞生，缘于1997年除夕的一次意外。父亲摔伤了脊椎神经，身体日渐衰弱，儿子尚在妻子腹中孕育，张大春怀着迫切的心情，开始动手书写家族几代人的命运与乡愁。在这部作品里，我们能够触摸到他那种温润的、深沉的情感，我想大多数人都能感同身受。

这次意外，也触发了张大春对自身的思考。父亲一张大春一即将到来的儿子，构成了一种牵连，一种传承。张大春是儿子，也是父亲，他在书中预设了一个倾诉对象——你，即他那尚未出生的儿子，他要把家族的故事讲予他听。在这个承上启下的位置上，张大春自然而然地回首往事，想象未来。而所有的未来，都建立于从前那些悄然消逝的、一点一点的往昔。

于是，要讲述父亲，还要讲述父亲的父亲、父亲的父亲的父亲……还有生养父亲的那些女性们、父辈交往的亲友们，于

是，一张绵绵密密的网渐渐形成，张家的往事就像一部小型的百年中国史。原来，张大春的高祖父张冠英是举人出身。张冠英是个迂人，不通晓如何与官场里那些人事疏通交际，又识人不明，竟被人设下圈套谋夺走了300亩良田。后来，曾祖父张润泉经商，家道又兴旺起来，再以后，我们知道，近代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情，一个家族就像漂浮在汪洋上的小船，载浮载沉……

于是，我在阅读展卷中恍然醒觉，不可以把《聆听父亲》仅仅定义为亲情散文，它内在的底蕴是一次寻根式的文化探讨。所以，书中才会出现“奥德修斯的惩罚”，张大春说“它和你爷爷的故事有点儿遥远的关系”。奥德修斯的故事，意味着什么呢？那是一次悠长的还乡之旅。奥德修斯必须与美貌、享受、青春和一切停驻不前、毫无出路的囚禁及永恒的囚禁作抉择、作斗争，他必须返回他的

故土与原乡。

张大春说自己要在儿子5岁时向他讲述奥德修斯，我想，因为5岁是一个孩子开始记事的年龄，而这个孩子即将在懵懂中开始聆听人类命运的遥远回响。在张大春的想象中，他已经准备好了怎样回答每个孩子几乎都会问的“我从哪里来”，并且在内心叩问自己“我往何处去”。尽管他的回答未必就是答案，尽管答案可能只会导致进一步的追问。而张大春说，“我们只好继续提出问题，将自己保持在更广大、浩瀚、无垠无涯的迷失之中”。

张大春的祖籍是山东济南，《聆听父亲》里有很多笔墨用于描述“清帮”往事，这是一个民间组织的地方保安团体，这些往事凝结着数代人的追忆和缅怀，在张大春返乡寻亲的数日里，经由五大爷、六大爷等乡人的口述，重新被鲜活地呈现。我们对于故乡总是有着深沉的依恋，故乡不一定是某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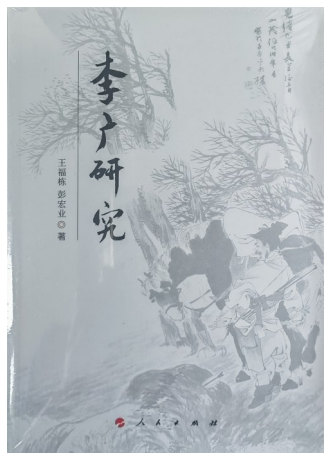
地方，它更多的是一种向往和寄托。怀旧，关系到人类的身份认同，它把人们的过去与当下和未来联系起来，它使得我们拥有立足之地，有枝可栖。

恐惧，是书中一再出现的一个词语。张大春的恐惧，起始于个体面对未可知的命运所带来的焦虑感。张大春撰写《聆听父亲》之时，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生与死的节点。他对于无常的命运慨叹虽然有着“奥德修斯”式的联系，但他中国文化的个性是十分鲜明的。张大春的思想内核与语言表达都是中式审美的，潺缓的笔调让生与死的焦虑思考转化为平静、纯粹、智慧，以及美的形态，恐惧得以平息，作家与之安然共存。

《聆听父亲》是一种精神私史式的内视写作，或可称之为心灵自传。作为一个“书写的人”，张大春在自觉地正视“自我的恐惧”，并将其转化为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部分。

深挖历史人物形象的传播及接受演变

——评王福栋、彭宏业《李广研究》



■任文京

李广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位古代名将，自唐代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被广泛传播后，“难封”基本就成了许多人对李广形象内涵最核心的认识。但正如美国心理学家维琴尼亚·萨提亚的“冰山

理论”所认为的：一个人的“自我”往往就像一座冰山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表面很少的一部分，而更大一部分的内在世界却藏在更深层次，不为人所见，恰如冰山。李广就是这样一座“冰山”，文史研究者王福栋和彭宏业的新作《李广研究》便试图呈现这座“冰山”的全貌。

《李广研究》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从探索历史上真正的李广开始的。经过对李广生年及射石事件的考证，作者认为历史上的李广不像司马迁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写得那样传奇，因为司马迁本是个“博学好奇之士”（《欧阳修文集》卷四十一），他怎么可能将一个无趣之人选入自己的《史记》？又怎么可能让自己笔下的李广缺乏魅力？所以对《李将军列传》的“怀疑”和考证就成了《李广研究》这部著作的开端。

紧接着是对《李将军列传》本体的探索——司马迁究竟运用什么样的手段，以及为何要采取这些手段去塑造李广形

象？唐诗中的李广形象研究是当代李广研究的重心所在，然而从《李将军列传》写成的西汉到唐朝建立的数百年间，李广形象的传播和接受几乎没有人关注过，这是《李广研究》的一个创新；唐代自然是李广形象接受的高潮期，这是《李广研究》一书的重心所在。《李广研究》详细探究了李白、杜甫、卢纶、王维、王昌龄等诗人对于李广的各具特色的看法和形象改造方法。

最引人注目的是《李广研究》注意到了唐代武成王庙中的李广祭祀，而且一直持续到宋金元三代。而尤为有趣的是宣和五年（公元1123年），大宋朝廷不但继续将李广置于从祀之位，还追封李广为“怀柔伯”——仅次于“侯”的一个爵位，此时可以说是李广“接受史”上的顶峰。明代学者非常注重从军事角度评价李广，而最能代表明代李广接受特点的当属明代小说《汉李广世号飞将军》，这部小说是目前可见的

第一部专述李广故事的完整小说。《李广研究》针对这部小说对于《李将军列传》的诸多改变之处进行了详尽的分析。清代在李广形象接受上同样体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。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三点上：一是台湾诗作中亦有李广形象，体现出与大陆文化之间的同根同源关系；二是清代晚期遭遇外侮，所以清诗中的李广体现出更强的爱国思想；三是一些小说对李广故事频繁提及。

《李广研究》对于李广的形象接受至少体现出三个理论特点：一是发展性。这里的发展性是指李广形象在不同时代具有特定的时代性特点，李广形象特点并非静止状态，而是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发展型特点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李广研究并不会止于清代，而是一直持续到现代并延续至将来，永远不会停止。

二是丰富性。这以李广形象本体而言。李广虽一贯以“难封”著称，但李广形象的内

涵远非这二字能够完全概括，李广的正直人格、善骑善射、传奇命运、理想信念、指挥艺术等都颇值得玩味。

三是广泛性。这指社会文化对李广的接受领域越来越多，角度越来越丰富，呈现出扇形的发展趋势。《李广研究》通过系统分析，揭示出了这种趋势，并预言李广研究将会一直持续，具有一定的学术前瞻性。

接受理论告诉我们，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形象，随着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，在不同时代就会有不同的面貌。将这种连贯的变化过程呈现出来并进行原因的探讨，是一项既有意义又有趣味的工作。

此书最重要的创新点在于作者选取了一个很小的点，经过不断深入、广泛挖掘，使历史及文学人物形象研究最终走向广阔的文化研究，不但打通了文史哲，甚至连贯到了军事、宗教、戏剧、书法绘画等广阔的领域，这将是未来文学形象研究的一种趋势。